

借东西的小人系列

# 借东西 的小人 在野外

[英]玛丽·诺顿 著

周晓阳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译林出版社

The Borrowers Afield  
Mary Norton



借东西的小人在野外  
The Borrowers

[英]玛丽·诺顿 著      周晓阳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借东西的小人在野外/(英)诺顿(Norton, M.)著;  
周晓阳译. 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9.10

书名原文: The Borrowers Afield

ISBN 978-7-5447-0886-9

I.借… II.①诺… ②周… III. 童话-英国-现代  
IV.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00422号

The Borrowers Afield by Mary Norton

Copyright © 1955 by The Estate of Mary Nort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8-361号

书 名	借东西的小人在野外
作 者	[英国]玛丽·诺顿
译 者	周晓阳
责任编辑	周丽华
装帧设计	友 雅
插图	
原文出版	Puffin, 1998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)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网 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	7.375
插 页	7
字 数	103 千
版 次	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0886-9
定 价	1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 第一章

“一而再，再而三。”

公元前 721 年，月蚀现象首次载入史册。

（摘自阿瑞埃蒂的《日记和谚语手册》，3 月 19 日）

是谁接下去把借东西的小人的故事写完了呢？正是长成大人之后的凯特本人。很多年后，她把整个故事都写了下来，好给她的四个孩子看。而且，她还像写历史书或者人物传记一样，搜集了各种各样的证据——她记得的事啦、别人告诉她的事啦，等等，当然咯，实话实说，还有一两件她自己猜想的事情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证据，要数一本很小很小的、涂有金边的维多利亚时代小册子，它是凯特在贝德福德郡一个猎场看守人的小屋里发现的，后者住在莱顿巴扎德附近的斯

塔丁顿庄园。

这位猎场看守人名叫老汤姆·古德因纳福<sup>①</sup>，他原本是不愿让人把这故事写出来的，不过，他已经去世好多年了，凯特的孩子们却刚刚长大。凯特想，这会儿老汤姆不管在哪儿（既然他叫古德因纳福，那准在天堂里吧），想必都已经改掉老偏见了，没准会原谅她，理解她的。所以，凯特左思右想，决定冒一冒险。

想当年，凯特自己还是个孩子，和爸爸妈妈住在伦敦那会儿，有个老太太住在他们家里（我猜想她是这家的一个亲戚）：她的名字叫做梅太太。那些个漫长的冬夜里，就是这位梅太太，一边在火炉前教凯特用钩针，一边第一次跟她提到了这些借东西的小人。

一开始，凯特没觉得他们有多稀奇——她相信，他们和人类一模一样，只是个头小多了。他们悄没声息地生活在安静的老宅子里，住在地板下或墙壁板后头。一直到很久以后，凯特才认真琢磨起他们来（并且很快发觉自个儿犯了个大错误：她之前根本不晓得，他们的故事其实是那样出乎意料，那

---

<sup>①</sup> 英文原文是“Goodenough”，意思是“足够好”。

样精彩，和梅太太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）。

起初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大可靠的传说，梅太太承认——事实上，她好不容易才让凯特相信——她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什么借东西的小人。她对于这个种族的所有知识，都是从她弟弟那里听来的。而他呢，是个小男孩，不光想象力丰富，而且还是出了名的爱胡说八道。所以，那会儿凯特想，这故事没准就是瞎编的，爱信不信的那种。

而且，说实话，接下来几年，她差一点就不相信它了：凯特的脑袋里塞进了不少别的童年幻想，借东西的小人的故事被忘到了一边。这一年，她转了学，交了不少新朋友，有了一只小狗，开始溜冰，还学骑自行车。她几乎忘了借东西的小人这码子事了。初春的一天，吃早饭时，梅太太突然从桌子对面推过来一张纸条（凯特不曾注意到，梅太太通常挺平静的，今天声音却有些激动）说：“凯特，我想你对这会感兴趣的。”

凯特对它一点兴趣也没有（她已经快十一岁了），她困惑地连读两遍，还是不知所云。这是一封来自一家叫做吉布森、特灵、比胡得和比胡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信。里面不光到处都是“受惠人”、“除去继承权限制”这样的长词儿，而且即便

中等长度的词也排列得古里古怪，简直比天书还难读懂。（比如说吧，“空置产业”是什么意思？不管你怎么琢磨，听起来都不大对头。）信里倒是有不少名字——斯塔丁顿庄园，古德因纳福，安伯福斯，泡克林顿——另有不少人都叫“已身故”，缩写为“已故”。

“非常感谢。”凯特把纸条传了回去，很有礼貌地感谢道。

“我想呢，说不定，”梅太太说（凯特发现，梅太太脸蛋红通通的，好像有点害羞），“你会愿意和我一道去呢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凯特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亲爱的凯特呀，”梅太太嗔怪道，“这信上写着的，当然是去莱顿巴扎德咯。”

“莱顿巴扎德？”多年之后，凯特向自己的孩子们描述这一幕时，她形容道，一听到这几个字眼，她还没有琢磨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心脏就突然怦怦跳得好快。莱顿巴扎德——她当然知道这个地方：它是一个英国乡镇——在贝德福德郡附近，对不？

“索菲姑婆的家就在那里。”梅太太提醒她，“我弟弟过去常说，他在那里见到过借东西的小人来着。”她不等凯特回过

神，一本正经地讲了下去，“她给我留下了一幢小房子，是斯塔丁顿庄园的一部分，此外，”她的脸涨得通红，好像马上就要说出些激动人心的事情，“还有三百五十五英镑。这个，”她快活地嚷道，“足够把它修整一新啦。”

凯特双手紧握，按在心口上，想压抑住剧烈的心跳。她张口结舌，瞪着梅太太。

“我们可以去看看那房子吗？”最后她终于嘶哑地问。

“当然咯，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呀。”

“我指的是那幢大房子，索菲姑婆的房子。”

“哦，那幢房子？它名字叫费班克庄园。”梅太太有点吃惊地回答。“我不知道。或许我们可以问问看。当然咯，这得看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同意不同意了。”

“我是说，”凯特尽力按捺住激动的声音，“哪怕我们不能进去，你也可以指给我看看那些格栅，还有阿瑞埃蒂的河岸嘛。要是他们把前门打开哪怕一条缝儿，你就可以指给我看看那座大钟。只要用手指飞快地点一下就成了……”梅太太仍旧在迟疑，于是凯特突然气呼呼地问：“你是相信他们存在的，不是吗？或者，难道说……”她狐疑地问，“他们都是编出



来的?”

“万一这只是个故事呢?”梅太太飞快地回答,“反正是个好故事,不是吗?有点想象力嘛,孩子,别那么较真。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,听起来都像是编造的呀。我们只能尽量找找看,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它。”

找证据?凯特气消了,心想这话说得在理。其实早在梅太太说起这类小生物之前,凯特就疑心他们确实存在了。不然,怎么解释家里时不时莫名其妙消失不见的小玩意儿呢?

不仅仅是安全别针啦、针啦、铅笔啦、吸墨纸啦、火柴盒啦等等等等。就连凯特这样的小孩子都注意到了,要是有一个抽屉有段时间不用,里面准会有变化:总有个把小玩意儿会消失不见——你最好看的手帕,你唯一一根大眼粗针,你的心形玛瑙挂坠,你的幸运钱币等等。“可我记得把它放在这个抽屉里来着。”有多少次她自己重复过这句话,又有多少次她听到别人也这样嘟囔啊!至于阁楼——!“我非常确定。”凯特的妈妈上周才这样嚷嚷过。她跪在地上,埋头在一只大箱子里翻了半天,也没找到那副鞋扣,“我把它们和兰花扇一道放这箱子里来着。用一张黑色软纸把它们包得好好的,塞在这

里，就在把手后面……”这种事情在写字台上、缝纫篮、纽扣盒里也经常发生。罐里的茶叶向来都比你昨晚记得的要少一点。大米、白糖也一样。是的，凯特想，证据肯定是有的，就看她能不能找到了。

“我猜想，”她慢慢叠起餐巾，沉思着说，“有些房子比别的房子更容易招来他们。”

“还有些房子呢，”梅太太说，“他们根本不会去住。按照我弟弟的说法，”她说，“挺奇怪的是，倒是那些比较整洁的房子更容易吸引他们。他过去常说，借东西的小人是些容易犯紧张的家伙。他们必须确定东西都收在哪里、每个人每天各个时辰都喜欢呆在哪里。而在那些乱七八糟、闹哄哄、收拾得简直不像样的房子里，人们却尽可以把东西随便乱放，不用担心——我指的是不用担心借东西的小人。”她呵呵一笑。

“借东西的小人可以住在野外吗？”凯特突然问。

“那可不容易，估计不成，”梅太太说，“他们离不开人类。人类靠什么生活，他们也得靠什么生活。”

“我一直在想着波德、霍米莉和小阿瑞埃蒂，”凯特说，“我的意思是——他们从地板下被烟熏出来之后，你想他们

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也经常好奇来着。”梅太太说。

“你觉得，”凯特问，“阿瑞埃蒂会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借东西的小人吗？就像你弟弟说的那样？”

“没错，他是这么说来着，她这个种族的最后一个。真希望不是这样。这种说法太无情啦。”梅太太沉思道。

“可是，我还是想知道，他们怎么样才能穿过旷野呢？你认为他们后来究竟找到獾洞没有？”

“这个我可不清楚。记得我给你说过的枕套事件吧——也就是我把玩具房子里的所有家具装在一个枕套里拎到那去的故事？”

“当时你闻到做饭的味道了？可这不一定说明，我们说的这家人——波德、霍米莉和阿瑞埃蒂——真的到了那里呀。他们的表兄弟亨德瑞利一家也住在獾洞里，不是吗？说不定做饭的是他们。”

“当然这也有可能。”梅太太回答。

凯特沉浸在思绪里，没有说话。突然她的脸庞亮了起来，身子在椅子上猛地一扭。

“要是我们真的去——”她嚷道（她眼中突然流露出敬畏的神色，好像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），“我们住哪儿呢？住客栈吗？”

## 第二章

“不劳无获。”

1891年，英国在(印度)曼尼普尔的居住地遭到袭击。

(摘自阿瑞埃蒂的《日记和谚语手册》，3月24日)

不过，事情往往与想象的不一样。比如“客栈”就是一个例子。此外，唉，索菲姑婆的宅邸也一样。这两个地方都让凯特大失所望。

客栈么，当然应该是一个你在夜里赶到的地方(而不是在下午三点)，最好还得是一个大雨之夜——最好还要刮着大风。客栈得坐落在旷野上(凯特知道，这时得用“荒凉的”这个形容词了)。客栈里得有几个厨房打杂的，主人呢，身上应当溅了不少汤汁，满脸堆笑，肚皮上围张皱巴巴的围裙。客栈

里还得有个高个儿、深色皮肤的陌生人——他和谁都不说话——坐在火边揉着瘦瘦的双手。而火呢，得是货真价实的火——烧得旺旺的，噼里啪啦，火里塞了根粗得吓人的大柴火，火舌直舔到烟囱顶。此外，凯特觉得，火炉附近还得有个大锅什么的——而且大概还得有两条大狗。

可其实一样也没有！服务台后头坐了个年轻女士，帮她们办入住手续，她声音很温柔，穿件白衬衫。有一个叫毛琳的女服务员（一头金发），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服务员（尖嘴猴腮、戴眼镜），还有一个年纪大点的男服务员，脑袋后面的头发和前面的头发完全不搭。火炉里烧的不是柴火，而是普普通通的煤炭，负责添煤的是一架可怜的自动添煤机。此外（最糟糕的是）站在火炉前的不是什么高个儿、深色皮肤的陌生人，而是比胡得先生，也就是律师本人（他的名字读起来像是“庇护的”先生）——身体胖胖的，脸色红润，却一副精明相，一头银发，钢灰色眼睛。

不过呢，屋外正值春天，阳光灿烂，而且卧室也让凯特挺满意的。这里的窗户可以俯瞰集市，房间里有高高的桃花心木衣柜，从标志着“冷”、“热”的水龙头里还分别能流出冷水

和热水呢。她期待着明天就可以看到那幢房子——传说中的神秘宅邸。现在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：它挺真实的，不再是一幢想象中的房子，而是真砖实瓦、实实在在地存在着，离这儿就两英里远。凯特觉得这距离短得很，要不是梅太太和比胡得先生谈个没完，她们本可以用完茶点就散步过去的。

不过，第二天早上，她们确实走到那里的时候（梅太太穿着挺括的长袍子，拄着带橡皮头的樱桃木手杖），凯特可失望了。宅邸看起来根本不像她想的那样，而是活像个红砖搭起的营房。成排的窗户，擦得透亮，却像瞎子的眼睛一样没啥表情。

“他们把爬藤都弄掉了。”梅太太指出（她好像也有点失望）。不过，过了一会儿，走到车道起点时，梅太太又振作起来，换了比较轻快的声音说：“这样做是对的，没有什么比爬藤更会破坏砖墙的了。”她们沿车道走着，梅太太介绍道，这幢房子一向被视为早期乔治风格建筑的优秀典范呢。

“它真在这里吗？”凯特用狐疑的语调不停地问，好像怀疑梅太太的记忆力似的。

“当然咯，亲爱的，别傻了。这就是过去苹果树的位置嘛，大门边的红苹果树……瞧啊，左边数第三个窗户，就是有栅

栏的那个，我最后几次住在这里时，就是拿那个房间当卧室的。后头高一点的就是夜间育儿室。还有，那里是厨房花园。我弟弟和我过去常常从那堵墙上跳到下面的肥料堆上。这墙大概有十英尺高呢——我记得有一天克兰普弗尔为这事骂了我们，特地用长扫帚量过它来着。”

（克兰普弗尔？这么说，真有这个人咯……）

前门开着（凯特突然觉得，多年前，在那难忘的一天，阿瑞埃蒂第一次看到“广袤的野外”时，这门想必就是这样开着的），初春的阳光掠过新近刷白的台阶，直射进后面高阔阴暗的大厅。因此，阳光像张耀眼的帘子，挡住了门里的情景。凯特注意到，台阶边安了一个铁制刷鞋器。这莫非就是阿瑞埃蒂爬过的那个？她心跳加快了，“格栅在哪儿呢？”她嘟囔道。梅太太拉响门铃。她们听到它在遥远的地方发出叮叮的轻响，好像隔了足足有好几英里。

“格栅？”梅太太退到碎石路上，打量着宅邸的正面。“在那儿，”她脑袋微微一偏，指了指方向——声音压得低低的，“修过了，不过还是原来那个。”

凯特朝它走去：是的，就是这儿，这就是他们穿过它逃走



的格栅呀——波德、霍米莉和小阿瑞埃蒂。绿斑点果然在，还有几块看起来比较新的砖头。格栅位置比她想象的高。他们跳下来时想必冒了点风险。她走到它前面弯下腰，试图看进里面。屋里又黑又潮湿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里就是他们从前的家吗？……

“凯特！”梅太太站在门口台阶边，轻轻喊了一声（那天，阿瑞埃蒂沿小路跑开的时候，波德想必也是这样喊住她的）。凯特转过身，突然看到了一幕她认识的景象，某件终于和她的想象一模一样的东西——开满樱草花的河岸。枯萎的冬草中间夹杂着柔软的深绿色叶子——它们似乎沾染着，覆盖着，或者说几乎浸透着一种淡淡的金色。那丛杜鹃花呢，凯特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树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梅太太又喊了她一声，凯特回到了大门口。“我们最好再拉拉门铃，”梅太太建议道，于是幽幽的铃声又响了起来。“门铃在厨房附近，”梅太太轻声解释道，“就在绿毡门后面。”

她们等啊等，终于有个人影穿过阳光走来了。来人是女孩子，浑身脏兮兮，穿一件湿漉漉的粗布围裙，赤脚上套了